

揚而不止也彼揚墨者固天下之才士而不聞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間乃始離跂自以為得則鳩鴉之在籠亦可以為得矣夫柴其內而使道不得集約其外而使心不得解其繆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繆繳自達者觀之在繆繳之中睨然明矣猶自以為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振三

平四

莊子翼卷之四

天道第十三

振四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

振四

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猶明而况情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嚮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郭註天道帝道聖道二者皆恣物之性而無

所牽滯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善之乃靜則將時而動矣萬物無足以撓心斯自得也水靜猶明而况聖人之心靜乎蓋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明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者凡不平不至生於

有為也休則未嘗動動則得者不失其所以動矣任事者責言夫無為也則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俞俞從容自得貌尋萬物之本皆在不為中來明此以南而北面以此而處上處下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以此退居間遊則巢許之流進為撫世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
振四
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自天子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

故彌無為而彌尊也

筆乘無所積無留滯也帝道即帝王天子之德聖道即玄聖素王之道與未相應舊註以三皇五帝分屬者非是六通四辟辟與闢同言六合四方皆洞達也昧然聰明盡

泚也平中准大匠取法者如周禮匠人水地以縣是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天地將

准焉政曰天地之平俞俞即愉愉處猶入也自得則悲哀不能入而形未嘗哀也故曰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平壽長矣本謂本

根言天地萬物皆從虛靜而生故曰萬物之本此又推本言之欲人知安身立命於此也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

振四

三

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之齋萬物而不為矣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

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

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百也

郭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為物所尊奉故美配天者唯樸素也與天和者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與人和者順天所以應人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天樂適則人樂足矣物變而相雜曰螿自螿耳非吾師之暴戾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巧者為之妙耳皆自爾故

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也故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動靜雖殊無心一也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我心靜而萬物之心通通則服不通則叛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樂而已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

振四

四

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郭註用天下而有餘閑暇之謂也若汲汲然求為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為臣亦有

餘也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

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夫用天下者亦有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為天下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

振四

五

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夫主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也天地萬物之化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功自彼成同乎天地之無為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哀經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

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馬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

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郭註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仁其自然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一以先者本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大道之序言非但

振四

六

人倫所尚也所以取道為其有序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

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自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高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

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悟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振四

七

郭註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理適而不失其分得
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形名已明而無所復改故因任次之物各自任則罪責除故原省次之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故是非次之至於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未極於斯履位者言

各當其才也襲情者言各行其所能之情也必分其能者無相易業也必由其名者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自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先後之序治人者必順序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

當不失先後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寄此事於羣才斯乃上之所以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赦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

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郭註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恒加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故曰出寧日月雲雨四時晝夜皆不為而自然也膠膠擾擾則

自嫌有事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繼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泰謾頌

振四

八

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勿一作惺憚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居調乎揭仁義若擊鼓而

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郭註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老以正之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世所謂無私者釋已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已此乃甚私非志公而公也自天地固有常至樹木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頭見百舍重趺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于前而積飲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列於子

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也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雁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

九

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頰頽然而口闕然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觀于泰凡以為不信造竟有人焉其名為竊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

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楫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遠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遇

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

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郭註貴非其貴者言其貴恒在言意之表也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耳此絕學去尚之意也輪扁之不能喻于言物各有性教

學之無益也當古之事已減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於於所乎孰主

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彿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

情其知巧而驕泰可觀也夫機警之人窾鑿日深而渾沌已死故曰不信言非安於性命之情也如邊境之間各有封守奸詐者每伺隙乘便以自為功故敵國以盜竊目之不信之人厚自矜飾欲以揚已掩物

是亦盜竊而已如孟子所謂穿窬之類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人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棟

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郭註夫至人用世故不患其大不與之偕者

靜而順之不與利遷者任真而直往也退仁義者進道德也賓禮樂者以情性為主也至人之心定矣定於無為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

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人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之敢問公之所讀者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

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曰其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振四

主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郭註貴非其實者言其貴恒在言意之表也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耳此絕學去尚之意也輪扁之不能喻子言物各有性教

學之無益也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執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械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南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故問

何故巫咸招起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振四

主

郭註天不運而自行地不處而自止日月不爭所而自代謝孰主張綱維是皆自爾也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執各自行耳自爾故不可知也雲雨一者俱不能相為亦各自爾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故也天事物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

故而自爾也自爾則但當順之順則治逆則凶者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順其自爾故也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

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

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天孝弟仁義忠信貞

願此皆自勉以役其德參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馬至富國財并馬至顯名譽并馬是以道不渝

郭註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在下肺腑居內

皮毛處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孝不足言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凡

振四

主

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馬夫宴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夫里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

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眾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天下莫知泯然常適也太息而言仁孝者失於江湖乃思濡沫也并者除棄之謂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以

道不渝去華而取實故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始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

振四

五

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

價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阡滿阡塗卻陳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與鬼神守其幽日月星

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息吾

又奏之以無息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洩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

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標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歲吾又次之以息息故遁卒之於惑惑

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郭註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後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自然律呂

振四

六

滿天地間但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矣故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無首無尾運轉無極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奏以陰陽燭以日月所謂用天之道也齊一於

變化而不主故常滿谷滿阡至樂周也塗卻守神塞其兌也以物為量大制不割也其聲揮綽所謂闡諧也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故鬼神不離其所日星不失其度止於有窮常在極上住也流於無止隨變而往

也慮之不知逐之不及故闔然恣使化去倘然立於四虛者弘敞無邊之謂吟於槁梧無所復為也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息也意既息矣乃復無息此

其至也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涓然無係隨養而生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布揮不曳自布耳幽昏無聲所謂至樂也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所謂寧極也死生實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

振四

十七

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世非唱也達情遂命言有情有命者莫不實焉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心悅在適不在言也有焱氏之頌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懼然悚聽故崇耳未大和也次急故遁迹稍

滅矣感故愚愚故道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天芻狗之未陳也盛成以篋衍

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慶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眊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

迹於衛窮於商周是其夢耶團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斯行周於

魯起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

治故譬二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也橘柚取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後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後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

振四

上

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郭註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夢

昧云者皆絕聖去智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先王典禮所以通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故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期於合時

宜應治體而已彼以為美者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然則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過時而不棄則醜人也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而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

振四

上

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

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

出也古者謂是寔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會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閱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入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郭註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中無主而不止者中心無受道之質則雖問道而過去也外無正而不行者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學成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

而天下亂矣蘧廬猶傳舍也仁義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假道託宿隨時而變無常迹也逍遙無為有為則非仁義矣從其簡故

易養不貸者不損已以為物也遊而任之則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偽矣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無所鑒以閱其所不休者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天門弗開言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噬膚則通昔夕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鶴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辨名譽之觀黠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可以濕相濡以沫不若

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

郭註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仁義憊然主是尚之以加其性故亂也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乘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若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夫

鶴白鳥黑俱自然耳無所偏尚故至是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泉涸而魚相吻濡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見龍言老聃能變化乘雲氣養陰陽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

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

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所戒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

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千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

振四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智主憊慘於屬屬及勳邁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覺寔然立不安郭註親死不哭而民不非者非之則強哭也

殺降也殺其殺言親服有降殺也子生五月而能言謂教之速也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謂其競教速成也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疎故不終其天年也兵有順言天下已有不順故數盜自應死殺之

順也故非殺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也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今之婦女而

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復何言哉雖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亦不免乎弊也子貢本請者不彼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

振四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府十者七十主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也子之不遇出世之君也夫六經先

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鷄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履於下風而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進無

目而不可失馬者無目而可孔子不出王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郭註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

迹則六經也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鵲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生子故曰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與化不難故乃有透感而風化也

性命時道至人皆順而通之得道無不可言化者無方而皆可也失者無可言所在皆不可也烏儒魚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帝也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

者也若緇六待以說則疏矣

刻意第十王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德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

振四

五

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立功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處門瞻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吻

呼吸吐故納新態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

德也故曰夫恬淡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郭註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

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也不刻意云者所謂自然也無不忘無不有者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收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若厲已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矣不為萬物而萬物

振四

五

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非夫寂漠無為也則免其平而喪其質矣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局矣平易則恬惓矣平易恬惓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懼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惓乃合天德故曰悲樂有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悟虛之至也

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郭註休乎恬惓寂寞息平虛無無為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夷而無難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惓交相成也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者泯然與正

理俱往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若夫不平不淡者豈惟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也物化蛻然無所係也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感而後應無所唱也迫而後動會至乃動也不得已而起

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天理自然知故無為乎其間故災生於違天累生於逆物與人同者衆必是焉故無人非同於自得故無鬼責生浮死休沈然無所惜也不思慮付之天理也不豫謀理至而應也光而不

振四

五

耀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信而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一無所欲故其寢不少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疲乃與天地合恬惓之德也至德常適故情無所繫靜而一者不可變也其心銛然唯盡乃

無纖芥之違虛之至也夫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若雜平濁欲則有所不順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

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神而藏之不敢用也實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

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郭註不休則弊不已則勞勞則竭者物皆有當不可失也水之性象天德者無心而借會也純粹而不雜無非至當之事也靜一而不變常在當上住淡而無為與會俱而已矣動而天行若夫逐物而動是人行也

愛劍者猶抑而藏之况敢輕用其神乎精神四達上際下蟠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化育萬物其名為同帝言所育無方同天帝之不

為也純素勿失與祈為一帝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也精者物之真也與神為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苟以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紀也苟以不雜

為素則雖龍章鳳安備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夫羊之無庸得謂之純素哉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骨骨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

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郭註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已亂其心於俗而方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

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夫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知而非為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

出他哉而故無不行道故無不理無不容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無不理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疏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

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矣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筆乘繕性於俗學滑欲於俗思習句舊解火

之性非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蓋動淨即乖况於繕擬心即差况於思非惟無以徹其覆而祇益之蔽耳以恬養知乃復性致明之要知即人之覺性

振四

无

是性也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學繕之思亂之者也悟者無為自然之謂夫謂之養知若有心於知矣不知知體虛六泯絕無寄蓋有知而實無以知為者也故又謂之以知養恬恬即禪家所謂無知者也知即禪家所謂知無者也即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故曰知與恬交相養也如此則道德仁義忠禮樂無不一貫之如木之有根而華實並茂所必至者不得謂之偏行也若不出於性而第求之禮樂則遂

末忘本支離於俗學而天下亂矣何也知恬交相養則仁義禮樂混而為道德知恬交相失則道德枝而為仁義禮樂此學術真俗之辨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

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天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凜洗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郭註有知無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物皆自然故至一也夫德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能繼世在上者不能無為而羨無為之迹故致斯弊也順而不一言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安而不順安之於其所安而已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弄而道不全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

立而德不夷去性而從心言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心與心識言彼我之心競為先識則無復任性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言忘知任性斯乃定也文博者心質之飾初謂性命之本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與乎世世亦何由與乎道執道無以與乎世世無以與乎道雖聖人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一無逆不當時命而大窮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振四

无

郭註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若不貴乃交相與也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與也何田而與由無貴也隱故不自隱者若自隱而用物則世道交相與矣何隱之有哉莫知

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先
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堤出
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與幾祇所以交
喪也時命大行此澹漠之時也反一無迹
謂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時命入

窮此不能澹漠之時也雖有事之世而聖
人未始不澹漠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
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未有身存而世不
興者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聲不以知窮天下
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
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
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情全之謂得志古
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
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

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
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
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
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
故曰癸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郭註不以辨飾知任其真知而已不以知窮
天下此澹泊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
得而已危然獨正之貌道不小行遊於坦
途德不小識塊然大通自得其志獨夷其
心而無哀樂之情斯稟之全者也無以益

張四

手三

其樂者全其內而足也來不可圍去不可
生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淡然自若不
覺寄之在身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已彼
此謂軒冕與窮約也無憂而已言亦無忻
懼之喜也寄去則不樂者寄米則荒矣斯

以外易內也盈外而虧內其置倒矣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用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
間不辨牛馬於是馬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
之美為盡在

而視不見水端於是只河伯始旋其面目望
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

已若者我之
而輕伯夷之
窮也

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
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
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尔出於
涯涘觀於大海乃知尔醜尔將可與語大理
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

振四

手三

止而不盈尾間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
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
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
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
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

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
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馬人卒九州穀食
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馬此其比萬物
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速三

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
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
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於水乎

郭註不辨牛馬言其廣也吾長見笑於大方
之家知其小而不自大則理分有素豈

尚之情無為乎其間也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窮百川之量而懸於河河懸於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

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歧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光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

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造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所以發德音也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

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小大之辨各有階級不可相歧故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為不出乎一域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小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曷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歧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

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太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

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城郭註物量無窮言物物各有量也時無止言死與生皆時行也分無常言得與失皆分也終始無故日新也不寡不多言各自足而無餘也知量無窮者攬而觀之知遠近

大小之物各有量也曷明也今故猶古今也遙長也掇猶短也知時無止者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故不以長而挹閎短故為歧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矣明乎坦途

言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明終始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也所知各有限生時各有年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小大俱

足矣若秋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纔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埒乎大之殷也故具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祖也可

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多不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

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細紛分之至也

郭註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

振西

主夫

有所不盡於細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惟無而已則何精粗之有夫

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言意之表而入於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無害而不自多其恩也動不為利者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不賤門隸者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也貨財弗爭各使分定也亦不多辭讓適中而已事不借人各使自任也亦不多食力足而已不賤貪汚理自無欲也行殊乎俗已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

俗殊也亦多辟異任理而自殊也為在從眾不賤佞諂言從眾之所為而自然正直也爵祿不足勸戮耻不足辱外事不棲於心也知是非細大之不可分故玄同也任物而物性自通是則功名歸物矣故道人

振西

主夫

不聞得者生於失者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故至德不得大人任物而已故無已約分之至者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為然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

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

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而其所以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非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自雲爭而滅由此觀之

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郭註物無貴賤各自足也自貴而相賤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者也貴賤不在已斯所謂倒置也所大者足也所小者

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

振西

主夫

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

功莫不皆有矣莫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動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

然無非者竟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應天順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

梁麗可以銜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驎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狽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益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

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文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郭註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夫天此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失我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被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

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執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矜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

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郭註反衍者貴賤之道反覆相尋也自拘執則不夷於道隨其分故所施無常與道參差者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無私德者公

當而已無私福者天下之所同求也無矜域者汎汎然無所在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言奄御羣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疎而承翼執唯其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而長短皆足生死者無窮之變耳非終

始也不恃其成成無常處也不位乎形者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也年不可舉者欲舉之今去而不能也時不可止者欲止之使停又不可也盈虛終始者變化日新未嘗守故也若驟若馳但當就用無不變移不可執而守也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

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踳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

張四

聖

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徇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郭註何貴於道以其自化也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失又何

有意乎生成之後執達斯理者必能遭遇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故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則苦不能苦也非謂其薄之者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也

察安危知其不可逃也寧禍福安乎命之所遇也謹去就審去就之非已也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矣天在內人在外者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

非為也德在乎天恣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位乎得矣踳躅而屈神言與機會相應有斯變也反要而語極者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

要極故天之道全也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絡之乎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為

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乎所得有常分徇名利過也反其真者真在性分之內也夔憐玄玄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踔上初稟反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

張四

四三

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露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脇而行則有

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鮪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

之

郭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吳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

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知慮魄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無動而不逍遙也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使

張四

聖

羣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

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

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郭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奇之求諱也時勢適然者言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也漁父

獵夫烈士之勇情各有所安聖人則無所不安矣知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美里無異於紫極間堂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

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若馬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年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

夫埴井之壘乎謂東海之蟹曰吾樂與吾跳梁乎并榦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滅跗扶還旋軒寒蟬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

原四

原五

海之蟹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

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期渠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如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壘與

且彼方趾此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輿然曰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瓜子獨不開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末

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郭註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也左足未入右膝已繫明

原四

原五

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也以小羨大故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強恨希效也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夫遊無窮者非不察所得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以此效彼兩失之矣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三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

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郭註神龜之喻言性各有所安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撥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鸕鷀子知之

乎夫鷓鴣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鴣得腐壘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郭註撥於國中揚兵整旅也鷓鴣之喻言所

好不同願各有極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條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郭註莊子謂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惠子舍其本

按四

甲六

言而給辯以難莊子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彼安知之云已知吾之

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執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且

正一嗣教疑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國祥奉

旨校梓

莊子翼卷之四



莊子翼卷之五

至樂第十八

綴一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

綴一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朕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此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惜惜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存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訖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